

doi:10.3969/j.issn.1674-117X.2024.02.001

中国特色文学理论内部体系建构研究

赵炎秋

(湖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81)

摘要: 中国特色文学理论内部体系可以分为学科、学术、话语三个方面。建构学科体系, 一是要建构系统、完善的学科体系; 二是要加快与学科体系配套的教材体系建设; 三是要加强学科建设的现实基础; 四是构建引领学科发展的优势学科。建构学术体系, 一是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为主导; 二是要坚持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三是要坚持创新导向, 提倡原创性; 四是要关注中国现实, 突出民族特色。建构话语体系, 一是在建构对象上要以中国文学审美经验为中心; 二是要重视话语体系的核心要素也即建构者本身的建设; 三是在建构方法上要采用“历史与逻辑”统一下的“事件化”策略。

关键词: 中国特色文学理论; 学科体系; 学术体系; 话语体系

中图分类号: I0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117X(2024)02-0001-07

Research on the Internal System Construction of Literary Theor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ZHAO Yanqiu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1, China)

Abstract: The internal system of literary theor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aspects: discipline, academic and discourse. To construct the discipline system, first, we should construct a systematic and perfect discipline system; Second, we should speed up the construction of teaching material system matching with the subject system; The third is to strengthen the realistic foundation of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The fourth is to build superior disciplines that lead the development of disciplines. To construct the academic system, first, we must adhere to the Marxist thought on literature and art as the leading thought; Second, we must seek truth from facts and make concrete analysis of specific problems. Third, we should adhere to the innovation orientation and advocate originality; Fourth, w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China's reality and highlight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To construct a discourse system, first, we should focus on the aesthetic experience of China's literature. Second, w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ore elements of the discourse system. Third, In the construction method, we should adopt the "eventization" strategy under the unity of "history and logic".

Keywords: literary theor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discipline system; academic system; discourse system

收稿日期: 2023-12-25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文学理论建构的历史经验研究”(18ZDA278)

作者简介: 赵炎秋, 男, 湖南邵阳人, 湖南师范大学教授, 博士, 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文学理论、比较文学。

《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1]这段论述将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内部系统分为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三个部分。谢伏瞻认为:“学科体系是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基础……学术体系是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核心,是学科体系、话语体系的内核和支撑。……话语体系是学术体系的反映、表达和传播方式,是构成学科体系之网的纽结。”^[2]程正民认为:“一般来说,学术指的是有系统的、完备的、较为专门的学问,学科指的是按照学问的性质而划分的门类,话语则是学术和学科所需要的一些关键性的概念和范畴。”^[3]谢立中认为,“所谓‘学科’,指的是科学或知识研究的特定领域或分支。而‘学科体系’即是指由科学研究的若干基本领域或分支以特定方式联系而成的具有特定结构和功能的学科整体”;“所谓‘学术’,指的是由接受过专门训练的人按特定规范进行的系统性研究活动。而‘学术体系’则是指由学术活动的若干基本要素或环节以特定方式联系而成的具有特定结构和功能的学术研究活动整体”;“所谓‘话语’,指的是特定的言语实践及其成果(声音、文字等)。而‘话语体系’指的是由言语实践的若干基本要素以特定方式联系而成的具有特定结构和功能的言语活动整体”^[4]。三位学者的阐述可以结合起来,帮助我们理解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及话语体系之含义。

总的来看,三个体系相辅相成、三位一体,对于任何完整的理论体系都是缺一不可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如此,中国特色文学理论也是如此。要实现中国特色文学理论的跨越发展,必须建构好其内部的三大体系。

一、中国特色文学理论学科体系的建构

学科体系是关于中国特色文学理论知识体系的划分,是中国特色文学理论体系建构的首要任务。如果把一个理论体系比喻为一栋建筑,那么学科体系就是这栋建筑的骨架。骨架立得完整、

稳固、均衡,建筑的其他内容才能有序地链接、发展。

(一)建构系统、完善的学科体系

谢伏瞻认为:“总体来看,近代以来长期的‘西学东渐’,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深受外来哲学社会科学的影响,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是不健全、不系统、不完善的。虽然从研究队伍、论文数量、政府投入等数量型指标看,我国已经是世界哲学社会科学大国,但是在引领学科发展方向、创新学科发展内涵等方面,与我国不断增强的综合国力相比,与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国际地位相比,存在很大差距,从哲学社会科学大国向哲学社会科学强国的转变还任重道远。”^{[2]10-11}谢伏瞻的观点是符合实际的,他指出的问题其实也是中国特色文学理论存在的问题。

中国特色文论在学科体系的建构上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其一,中国特色文学理论学科体系是在西方文学理论体系的影响下建构起来的,与西方文论体系基本同构,中国特色有所不够,中国文化、中国古代文论的因素不够突出。其二,学科体系的完善度不够。就大的领域如文学原理、西方文论、中国古代文论、中国现当代文论、文艺美学等来说,中国特色文学理论学科体系的要素已经基本齐备,但就各个分支理论来说,其要素则不够完整,在各种新兴学科如各种后学、人工智能与文学关系研究等方面,与西方相比也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因此,我们必须加快步伐,建构尽可能健全、系统、完善的中国特色文学理论学科体系。

(二)加快与学科体系配套的教材体系建设

习近平指出:“学科体系同教材体系密不可分。学科体系建设上不去,教材体系就上不去;反过来,教材体系上不去,学科体系就没有后劲。”^[1]教材是学科成熟或者基本成熟的标志之一。只有学科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知识体系,教材的建设才会提上议事日程。教材凝聚学科共识,是学科知识传播、学科后备人才培养的重要平台。20世纪60年代经典叙事学在法国兴起,法国的叙事理论大师们各自提出了自己的叙事思想,但在体系的建设方面却用力不够。这一工作后来主要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由美国的叙事学家完成的。大量教材性质的著作的出版,标志着经典叙事学作为一

个完整学科的成熟。

教材的建设应该遵循两个原则：一是公共性原则。教材应当尽可能地表现学科共同体成员达成学术共识的思想，在学术共识的基础上形成完整或基本完整的知识体系。二是多样性原则。教材是成熟的知识体系，但其一，一个学科不可能只形成一个知识体系；其二，对于学术问题也不可能只有一种看法；其三，学科是发展的，一些前沿的知识与观点有可能暂时进入不了学科共识的范围，有些错误的、支流的观点甚至有可能永远进入不了学科共识的范围。这样，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让各种不同风格不同体系的教材在争鸣中发展、比较中共存，就十分重要。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让教材反映出学科建设的成果，促进教材的发展，促进优胜劣汰，同时更好地支持、促进学科的发展。

（三）加强学科建设的现实基础

习近平指出：“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问题是创新的起点，也是创新的动力源。只有聆听时代的声音，回应时代的呼唤，认真研究解决重大而紧迫的问题，才能真正把握住历史脉络、找到发展规律，推动理论创新。”^[1]歌德说，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常青。列宁在《论策略书》一文中写道：“现在必须弄清一个不容置辩的真理，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考虑生动的实际生活，必须考虑现实的确切事实，而不应当抱住昨天的理论不放，因为这种理论和任何理论一样，至多只能指出基本的、一般的东西，只能大体上概括实际生活中的复杂情况。‘我的朋友，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是常青的。’”^[5]一方面，理论只有紧扣现实，才不会脱离现实，不会滞后；另一方面，理论的主要目的是解决现实问题，推动社会发展，因此理论必须与实践紧密结合，从现实的发展中寻找问题，在问题的解决中发展自身。中国特色文学理论发展的基础是中国的社会现实和文学现实，学科建构的基础也应是现实。域外学科建构的经验应该吸取、可以借鉴，但这种吸取和借鉴也应该与中国的社会现实、文学现实结合起来，否则就会成为无本之木，漂浮在中国现实之上，无法解决中国的问题，这样的学科即使建构起来了，也无法发挥重要的作用。

习近平指出：“历史表明，社会大变革的时代，

一定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的时代。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我们不能辜负了这个时代。”^[1]当前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学正处于大变革的时期，这给中国特色文学理论学科建设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我们应该抓住机遇，加强中国特色文学理论建构的现实基础，紧扣中国的社会和文学现实，寻找问题，解决问题，在中国现实的基础上构建新的学科，发展已有的学科，加快中国特色文学理论学科体系的建设。

（四）构建引领学科发展的优势学科

任何一个复杂的学术体系，其中各个分支都不可能同等重要，也不可能完全均衡地发展。中国特色文学理论的学科体系也是如此，其有主流学科，也有支流学科，有重点学科，也有非重点学科。因此，在学科体系的建构中，在追求体系健全、系统、完善的同时，也要注意优势学科的发展，在学科发展中培育一些能够引领、带动其他学科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标志性学科。

标志性学科应该具有这样一些特征：其一，具有深厚的学术传统，学科发展比较充分，学术水平较高，在同类学科中具有相对优势。其二，能够体现中国特色，在国际学术领域具有较强话语权，得到了国外学术界的认可。其三，在学科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能够引领学术发展，带动其他学科共同前行。其四，具有创新性、独特性。特别是对于那些已有人无、与中国社会和文学现实紧密联系的学科，我们更需优先发展。中国特色文学理论学科体系如果能够拥有一定的国内突出、国际领先的标志性学科，对于特色文论学科体系的构建，更好地解决文学理论面临的问题，促进中国特色文学理论的发展，提高其国际地位，对世界文论的发展作出中国文学理论界的贡献，都是有幫助的。

二、中国特色文学理论学术体系的建构

学术体系是知识与思想的有序组合，是一种系统、完备、较为专门的学问，是理论体系中最活跃、

生产力最强的部分。如果说,学科体系是相对稳定的,那么学术体系则是变动不居的。在三大体系中,学术体系处于核心的位置;它是学科体系的具体内容,又是话语体系的表现对象。建构好中国特色文学理论的学术体系,具有重要的意义。

建构特色文论学术体系,需要注意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

1.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为主导

习近平指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必须旗帜鲜明加以坚持。”“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近代以来我国发展历程赋予的规定性和必然性。”^[1]中国特色文学理论及其学术体系的建构也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事实上,在中国特色文学理论学术体系的建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一直在场,参与了其建构的全过程。从20世纪早期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将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现实,初步形成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到40至60年代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形成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体系;到新时期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根据中国社会的新的的发展,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提到一个新的高度;到新时代习近平结合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推向一个新的阶段,马克思主义一直参与着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建构并通过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影响着中国特色文学理论及其学术体系的建构。

自然,“马克思主义是随着时代、实践、科学发展而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它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开辟了通向真理的道路”^[1]。中国特色文学理论及其学术体系的建构,一方面要在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指导下进行,另一方面也要结合新的社会和文学现实,吸取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营养,发展与充实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

2. 坚持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毛泽东曾对“实事求是”这一术语进行了马克思主义的新阐释。他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

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外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而要这样做,就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6]

“实事求是”的核心是尊重客观现实,尊重客观规律,通过对客观事实的分析、研究,找出隐含在现实中的客观规律。这是从事一切工作的指南,也是建构中国特色文学理论的基本原则。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与“实事求是”是紧密相联的。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与内核,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实事求是的展开和实践。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要求面对具体问题,不预设观点,不胶柱鼓瑟,不固守成见,通过对具体问题的深入分析,得出与问题实际相符的观点和结论。

中国特色文学理论学术体系的建构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只有这样,才能使学术体系与时俱进,永远居于时代前沿,源源不断地有建基于现实、充满真知灼见的具有创新性的知识与思想的流入。

3. 坚持创新导向,提倡原创性

人类文明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发展过程。每一个时代、每一个社会、每一代人都需要在前人的基础上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这样才能推动人类文明不断向前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创新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关键,是人类文明的生命所在。创新也是中国特色文学理论发展的关键。学术体系的建构更需要创新,因为学术体系是学术研究的中心环节,出知识出思想的主要领域。习近平十分重视创新,2016年,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他强调:“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创新。”^[1]创新才能推动理论的向前发展。

自然,创新是多种多样的。“揭示一条规律是创新,提出一种学说是创新,阐明一个道理是创新,创造一种解决问题的办法也是创新。”^[1]再进一步,发掘一条史料、提出一种新的研究方法、对某种观点进行新的阐释、对某种思想进行新的梳理,等等,也可视为创新;但对理论研究来说,最重要的创新,还是重大理论的原创性创新,这

种创新往往会颠覆已有的认知，引发新的知识、思想和范式，导致理论的重大变化和标志性成果的产生。从国外来看，如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福科的话语理论等；从国内来看，如毛泽东的“工农兵方向”“双百方针”、习近平的“文化自信”“第二个结合”等，都是重大的原创性理论创新。中国特色文学理论及其学术体系的发展有赖于这种重大理论的原创性创新。

要实现创新，就理论研究者个人来说，需要有扎实的知识、宽阔的视野、创新的精神和超越前人、他人的勇气与追求；就社会来说，要有鼓励创新的氛围，要提倡“双百方针”。因为创新需要标新立异，需要不拘一格，这就有可能与已有的观念与规则产生冲突，甚至有可能“动了别人的奶酪”，触犯了他人的利益，从而受到既有规则、传统观念坚守者的不理解和批评，受到利益受损者的反击甚至打压。这种批评与打压有时会达到非常激烈甚至致命的程度。创新在开始阶段总是弱小的，没有适宜的土壤与气候，很难破土而出，这就要求有适于创新的宽松环境、鼓励创新的友好氛围，而要达到这一要求，就要实行“双百方针”。中国特色文论学术体系的建构已经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但实事求是地说，创新还不够，特别是重大理论的原创性创新还不够，需要我们继续努力。

4. 关注中国现实，突出民族特色

习近平指出：“站立在 960 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上，吸吮着中华民族漫长奋斗积累的文化养分，拥有 13 亿中国人民聚合的磅礴之力，我们走自己的路，具有无比广阔的舞台，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1]中国特色文学理论学术体系产生在中国的土壤之中，其首先解决的是中国的问题。我们必须关注中国的现实，从中国人民的现实生活和文学的理论实践中观察问题、提炼问题和解决问题。关注中国社会和文学既要关注中国社会和文学的当下形态，也要关注中国社会和文学的历史形态。关注现实形态，解决当下问题，关注历史形态，吸取传统的营养和智慧，学术体系的建构才有扎实的基础。

民族特色是中国特色文学理论必须坚守的品格。不过，民族特色并不是什么神秘的东西，也

无需刻意为之。关注中国现实与历史，研究与解决中国的问题，民族特色自然就蕴含其中。这里的关键是，研究者要有对中国的现实与历史的自觉意识，要有对中华民族主体性的自觉意识。自然，强调民族性并不意味着就要排斥国外的思想和成果。习近平指出：“强调民族性并不是要排斥其他国家的学术研究成果，而是要在比较、对照、批判、吸收、升华的基础上，使民族性更加符合当代中国和当今世界的发展要求，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解决好民族性问题，就有更强能力去解决世界性问题；把中国实践总结好，就有更强能力为解决世界性问题提供思路和办法。这是由特殊性到普遍性的发展规律。”^[1]只有解决好民族性问题，站在民族的基础上，才能更好地吸取国外的学术思想与学术成果，更好地建构特色文论的学术体系，为世界文学理论作出中国的贡献。

三、中国特色文学理论话语体系的建构

加快、加强话语体系建设已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文学理论建构的迫切要求。黑格尔曾经说过，一个民族除非用自己的语言来习知那最优秀的东西，否则，这东西不会真正成为它的财富^[7]。同样的道理，一种民族的理论如果没有自己的话语体系，那么这种理论也不可能真正成为民族的理论。

习近平指出：“发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作用，要注意加强话语体系建设。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上，我们应该最有发言权，但实际上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1]习近平这段论述，为建构特色文论话语体系指明了三个关键性维度，即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发出中国声音。这既是中国特色文论话语体系建构的目的，也是其围绕的中心。

（一）话语体系：语境、概念与要素

所谓中国特色文学理论话语体系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文论指导下，以对中国实践的解读阐释为中心，构建原创性概念、命题与文论思想，最终形成中国自己的具有世界性影响的文论话语群落。

话语群落是体系与非体系的辩证统一。理论架构有宏观、中观、微观之分。在后学语境下，若要建构一个包罗万象、囊括所有文论活动的话语体系，既不现实，也无可能。因此，没有必要提

倡一种一元的“宏观”，而应倡导一种阿多诺意义上的星丛式“宏观”体系。在这一“星丛”体系中，各种子体系构成一种非强制的既独立又关联的辩证关系；子体系之间不存在支配关系，但又维持相互介入的区别状态；这些子体系最终构成一种别有特色的话语群落。

作为总体的中国特色文论话语构成一个活动系统，它必然涉及三要素：建构者、建构对象、建构方法。以此三要素为中心，我们可以就新时代文论话语体系的建构提出一些理论设想。

(二) 建构对象：中国文学审美经验

中国特色文学理论话语体系的建构应以中国文学审美经验为对象与中心。何为中国文学审美经验？一些理论探讨表现出狭隘的民族主义倾向，以为这一实践局限于中国学者对中国本土文学素材、经验或思想资源的创造性阐发或转化，很明显，其对“中国”的理解过于偏狭了。我们认为，一位中国学者对非本土文学对象发言并提出理论创建，也应算作中国文论建构的历史经验。詹姆逊谈论中国现代文学并提出民族寓言理论，福柯以古希腊性经验为基础建构了主体解释学，这些不同国别、不同历史时段的思想或文学资源，并没妨碍他们成为兼具本土性与世界性的理论家。中国文学审美经验应有较宽广的外延，它理应包括中国人参与的所有文学实践活动，但尽管如此，中国文学审美经验依旧要有其侧重点与中心，那就是当下的文学创作实践。也就是说，理论话语实践要以创作话语实践为基础，不能再次陷入西方长期以来学派化、脱离创作实践的理论生产模式之中。

(三) 建构者：话语体系的核心要素

百年来，中国理论家大多是传统文论或西方文论的权威阐释者，而不是理论原创者、发现者，理论主体的素质提升任重而道远。

其一，要克服新型“失语症”。学界多年讨论文论失语，若从文论主体知识结构层面来讲，这一理论命题考虑欠周。当代学人的传统与西方的理论素养都还远远不够，都需不间断地输血补课，但实际上，与社会转型相关的新型“失语”现象，更应引起人文学者的高度重视。当前，社会经济文化格局均已发生巨变，且技术论转向愈发明显。技术扩散在各专业领域造成学科边界消解效应，

这不仅加大了某些非人文领域专家的话语渗透力与权重，同时还为人文学科之现实介入设置了重重技术壁垒。一个人文学者，如果其知识结构单一，是很难对社会进行有效发声的。在当下新媒介平台上，人文学科的声音最是微弱，几乎沦为学术共同体内部的自说自话。反之，西方一些后人类主义研究者，往往有非常深厚的技术哲学功底。这无疑给了中国文论研究者深刻启发。

其二，破除身份自我设限。在文学和理论内部，我们亦自我设限，陷入疆界化牢笼。在中国特色文论建构初期，专业化学科门类尚未完备与成熟，自然少有各类成规束缚。彼时，作家往往兼具理论家、批评家之身份，如鲁迅、郭沫若、茅盾、老舍、田汉等，而理论家往往同时也是批评家、作家，比如瞿秋白、冯雪峰、周扬等。当下的理论家受学科体制、专业门类、评价机制影响，无形中把理论做成了一个自足、封闭的循环系统。一定程度上，只有破除了文学内部疆界，才能有效恢复理论家言说文学的能力。

其三，提升理论创化能力。理论创化能力是理论主体构造具有普遍阐释效力理论的能力，是理论主体最重要的学术能力，也是建构新时代特色文论话语体系的要件。谈论“中体西用”抑或文论“失语”，其实都是理论建构的外围问题。福柯、巴赫金、詹姆逊的理论成就与是否运用本国学术资源、是否遵循某种教条的学术路径都无太大关联。他们理论的阐释力远比自身族裔重要得多。在体系建构中，有关理论创化能力的反思应是高于思想资源论辩的本体论问题。局限于“失语”等问题，在话语体系建构层面就无异于变相的自我东方主义化。

(四) 建构方法：“历史与逻辑”统一下的“事件化”策略

中国思想文化体系与西方有很大差异，中国文化与文论无显在体系，但有潜体系。这个体系包括中国古人对社会、历史、人生的一系列基本理解，这一潜体系与西方显性体系在形上观念、基本原理、思维方式等诸多层面均有质的区别。在此背景下，新时代中国文论话语体系若要承继传统并获得普遍性与世界性，就必须考虑中西文化与文论之间的体系性对接与交融。多年来，我们从“宏观”着手，以西方现代性为鹄的尝试转化，之所

以基本上沦为方法论上的空谈，根本原因就在于中西文化与文论体系性的差异。因此，新时代中国文论话语体系建构要兼具本土性与世界性，在方法论层面就应吸取历史教训，要从“微观”着手，逐步实现中西文论的对接与对话。

习近平说，建构话语体系，“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这项工作要从学科建设做起，每个学科都要构建成体系的学科理论和概念^[1]。”提炼标识性概念，进而打造世界性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正是从“微观”层面着手而展开的基础性工作。为此，应该提倡一种“事件化”话语体系建构策略，它从“微观”入手，且兼顾历史与逻辑原则。

“事件化”来自福柯的谱系学研究，它是对西方形而上学的一种反动，是对自明性普遍真理的决裂。“事件化”并非反历史主义，也非反本质建构。我们通过历史与逻辑原则对“事件化”这一观念进行改造，强调其应回到元典，注重历史经验研究，并且要注重逻辑建构，在经验基础上注重理论阐发与升华。在此意义上，每一文论概念、命题都可“事件化”，都可为理论体系的“微观”建构奠定基础。这样，这些微观建构形成理论话语群落，并最终构造出具有世界性影响的、非一

元的中国特色文论话语体系。

应该说明的是，这里讨论三个体系建构应注意的方法与原则虽然各有侧重、各有其适应的范围，但三者之间并不是相互绝缘、相互对立的，而是相互借鉴、相互渗透的，某一体系建构的方法与原则也可以运用到其他体系的建构中来，共同服务于中国特色文学理论体系的建构。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N]. 人民日报, 2016-05-17(2).
- [2] 谢伏瞻.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 [J]. 中国社会科学, 2019(5).
- [3] 程正民. 历史地看待中国文论话语体系的建构 [J]. 中国文艺评论, 2023(11).
- [4] 谢立中. 探究“三大体系”概念的本质意涵 [N].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20-12-24(3).
- [5] 列宁. 论策略书 [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列宁全集: 第 29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7: 139.
- [6] 毛泽东. 改造我们的学习 [M]//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 第 3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801.
- [7] 黑格尔. 黑格尔通信百封 [M]. 苗力田,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1: 202.

责任编辑：黄声波